



## 一声何满子

◎陶晓跃

早年的张祜,和中晚唐许多年轻诗人一样,流连于秦楼楚馆,偎红依绿;浪迹于江湖,模山范水。《到广陵》一诗,就是他对青春时代放浪生活的回忆。

“一年江海恣狂游,夜宿倡家晓上楼。嗜酒几曾群众小,为文多是讽诸侯。逢人说剑三攘臂,对镜吟诗一掉头。今日更来憔悴意,不堪风月满扬州。”诗中有纵情声色的痴迷,有不与小人同饮的倨傲,有作文讥讽权贵的惬意,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,还有吟咏风月的孤芳自赏。张祜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诠释自己对青春的理解。

元和中年,张祜以宫词名传遐迩,特别是《宫词二首》的第一首:“故国三千里,深宫二十年。一声何满子,双泪落君前。”上联从空间和时间落笔,极言宫女去家之远,入宫之久,将一个宫人远离故乡、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十个字中。下联转写怨情,以一声悲歌、双泪齐落的情形,含蓄表达宫人埋藏极深、蓄积已久的怨情,感人肺腑、回肠荡气。杜牧曾在一首和张祜的诗中也以“可怜故国三千里,虚唱歌词满六宫”,来表达他对张祜这首诗的激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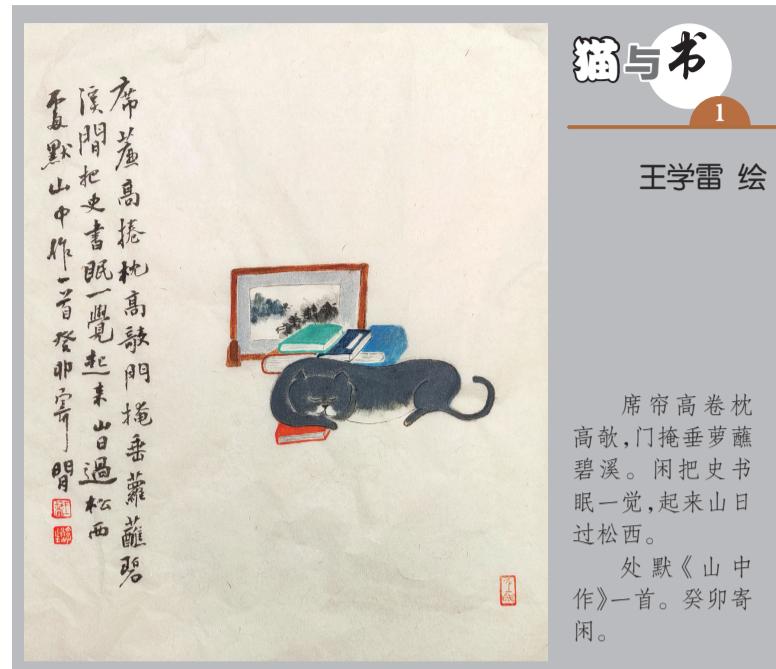
何满子,名何满,因事被处以极刑,临刑前编成一曲,极哀婉,大有使“苍天白日黯然失色”之悲。白居易曾写有《何满子》一诗:“世传满子是人名,临就刑时曲始成。一曲四词歌八叠,从头便是断肠声。”

可张祜的诗名并没有给他带来仕途的好运,虽然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十分赏识他,也曾将张祜的诗举荐给朝廷,可当朝宰相元稹对张祜十分不屑:“雕虫小巧,壮夫不为。若奖激大过,恐变陛下的风教。”皇上提倡的教化当然不能变更,张祜也只能寂寞归里了。

仕进之路不畅,便将这人生的“愁”寄寓山水,张祜的《题金陵渡》就是借夜景抒写客愁的千古名篇:“金陵津渡小山楼,一宿行人自可愁。潮落夜江斜月里,两三星火是瓜洲。”

诗的起笔平白自然,“小山楼”既是诗人羁旅夜宿之所,又是诗人愁绪发端之地;次句直抒“行人”一夜未眠之愁情,从而不着痕迹地引出下联的妙境:落潮的夜江浸在斜月的光照里,烟笼寒水忽见远处几点星火闪烁。“两三星火”,用笔何其潇洒空灵,而结句的“瓜洲”渡,又与首句“金陵津渡”遥相呼应,自然浑成。诗的语言简约、明快,诗的境界清美、宁静。

诗人一生不得志,晚年寓居丹阳,看中丹阳的朴野古淡,颇有南朝遗风,便在那里筑室种植。虽陋居瓢饮,可赏竹品茗、谈禅吟诗,滋味醇酣。可惜这样的闲适没能持续多久,张祜病倒了,当死神降临之际,张祜脑际回旋的或许就是那《何满子》的旋律吧。



王学雷 绘

席幕高卷枕  
高欹,门掩垂萝蘸  
碧溪。闲把史书  
眠一觉,起来山日  
过松西。

处默《山中  
作》一首。癸卯寄  
闲。



## 《悔晚斋臆语》

◎苏姝

以前,在实体书店里,看到展架上插放着陈传席的《悔晚斋臆语》。虽然当时只不过粗略地翻过,却着实地觉得可爱,所以打算买了回去细读,但书店内仅此孤册而已,目睹并暗自想象着它被众多读者卷脑折角甚至“以爪侵字,以唾揭幅”,心下不快,便打消作罢了。其后冗于杂事,少了访书的兴味与间隙,那一个念头却始终还在。所谓“人不可以无癖”,我这辈子的所嗜本也不算少,但大致上以书为主,谓之“遇有奇书,必厚资购之,撤衣食为费,虽饿冻不顾也”未免稍过,似又大差不差。

总之,这册小书终究在网络书店里买到,并且是精装本,花掉一个通宵便翻看完,觉得可爱之余,却多了一点儿似曾相识之感。窃以为不过是《菜根谭》《小窗幽记》《围炉夜话》等的“续余”而已,大抵走的还是性灵文学的老路子,只是掺入一些当下的事物或见闻罢了,谓之旧瓶新酒或不过分。即便如此,我还是愿意去读的。

我近来极慕此种纯性灵或真文学的书,而于有些经典生出了疏离心,这倒不只由于时事所迫,因我天性近乎闲散,从文以载道转向了诗以言志,实乃必然,何况后者或更契合文学的本来与原旨。不过,此种文学多是只言片句地点到为止,既多且杂,以致读后纵然体味出许多的好处,却难得一二句来,《悔晚斋臆语》亦所难免。

所幸我还记得其中一节,“少时读书,记有一语:‘妇之有才有色者,辄为造物所忌,非寡即夭。’惜已忘却出自何人何书。然美女、才女‘非寡即夭’一语三十年不能忘”。其实,此句见王韬为《浮生六记》所写的跋,也见张潮《幽梦影》,“才子而美姿容,佳人而工著作,断不能永年者,匪独为造物之所忌,盖此种原不独为一时之宝,乃古今万世之宝,故不欲久留人世取亵耳”。张潮生于王韬之前,想来该是后人取式于前人了。而陈传席步趋更在其后,虽未得其神髓,倒也不减其性情。



### 诗歌名物百例

扬之水著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本书是首部详细注解诗歌名物的专著,也是一部关于“诗中之物”的微型百科,收录词条一百六十余个,涉及古代生活中的家具、酒器、茶事、香事、文房、佩服、内外日用、仪仗、工艺、纹样诸类,对诗歌物象的名称、用途、用法、样式、演变等,推源溯流,扼要阐发。

### 众神归位:中国民间诸神谱系

栾保群著  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中国的神祇不仅数量庞大,而且随着地域、时间的变化,往往倏生倏灭、忽小忽大,诸神之间的关系、统属也变得极不稳定。作者对民间信仰中的各种神祇分门别类,排座次,立尊卑,使混乱的民间众神各归本位。

### 书心雕龙:古旧书版寻踪

韦力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韦力先生的倾力爬梳,不仅重现了中国古代印刷出版的史实、意义与价值,还为文献学、版本学、文物学,以及历史学特别是书籍史、印刷史、出版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,更是造就一部文明演进的赞歌。

### 拿破仑传

[英]约翰·霍兰罗斯著 姚军译  
文化发展出版社

本书涵盖了拿破仑一生的历程,以法国大革命和欧洲各大国斗争为背景,讲述了拿破仑经历的重大政治、军事和外交事件。作者不满足于罗列材料,而要讲述一段波澜起伏的历史,因为在作者看来“讲述历史始终应该以叙事为主”。

## 《苦雨斋识小》也曾拟名《苦雨斋书话》

◎曲辰

国外有些出版社重印大作家全集或系列作品集,会请一位专家写导读,每册书前都有一篇,如果抽出来单独结集,便是一本书。国内类似的情况却不多见,止庵《苦雨斋识小》(东方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)庶几近之。

《苦雨斋识小》主体部分所收录的,正是止庵为“周作人自编文集”三十六种所作的编校前言。每篇都凭借第一手资料介绍成书过程、文章内容、文体嬗变,还有具体的版次和页

码。其用功之精深、心得之贴切、体例之周全,均足以为书话写作的范例。尤其是其中对序、目录、正文各占页码的交代,让人想到书画册页的图录,不仅要标明页数,还要标明尺寸。书籍同样有页数多少、尺寸大小的问题。现代书话作者很少注意到这些细节数据,显然不够规范。

《苦雨斋识小》也曾拟名《苦雨斋书话》,可又考虑到这个书名容易引起误解,以为是苦雨斋写的书话,

其实是关于苦雨斋著作的书话,便放弃了。再说,止庵对书话一词“素不喜欢”,觉得是出于后人杜撰,不如周作人自称“读书录”或“看书偶记”更为贴切。

当然,从周作人本人乃至止庵本人的写作看,所言甚是。但通常所谓书话,覆盖面更广,涉及读书,也涉及藏书、得书、访书、买书、卖书等诸多类型,并非“读书录”或“看书偶记”可以囊括的。

